

由文化神學發展為 教會神學與靈修神學— 一種對巴爾塔撒的神學解讀¹

郭鴻標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 引言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兩岸三地有不少關於孫中山生平與思想的研究，在香港亦有「究竟孫中山革命思想是否源自香港讀醫階段」的討論。此外，立憲派於1911年對滿清推出皇族內閣的反應、及士紳集團對滿清推出鐵路國有的反應、湖北新軍支持革命等因素，都在探討辛亥革命能夠成功的課題時受到重視。

這篇論文並非探討近代中國歷史問題，是次中國社會科學論壇主題是「宗教與當代中國社會」，本文可算屬於「宗教與中國文化建設」

¹ 本篇文章於「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11·宗教學）發表，2011年12月7至9日，北京。

的範圍。筆者關注中國人心靈修養的課題。在美國陷入2008年金融危機及希臘債務危機引致歐元區經濟體面對經濟不明朗因素的時候，中國崛起並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接合，令中國成為繼美俄後在太空進行空間站研究的國家。過去美俄兩國面對一個問題，就是進入太空研究，卻還未能夠進入人內心進行研究。蘇聯的解體與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都是很好的例子，提醒我們不能輕視人心靈修養的功夫。

筆者的專門研究範圍是當代德國神學，曾經仔細閱讀德語原著，探討巴特、朋霍費爾、潘能伯格、莫特曼、雲格爾等的神學思想，現在要研究的是巴爾塔撒（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筆者參與這個研討會，是抱着尊重、認真、誠懇的態度一起尋找真理，提升彼此的心靈修養。這篇論文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找到全面了解巴爾塔撒神學面貌的切入點。目前，介紹巴爾塔撒的漢語作品主要把巴爾塔撒定位為神學美學專家，² 這方面基本上正確。不過，《榮耀》（*Herrlichkeit*）是巴爾塔撒著名的三套巨著（*Triologie*）：《榮耀》（*Herrlichkeit*）、《神劇》（*Theodrama*）、《神律》（*Theologik*）的其中一套。從《榮耀》一套作品整理巴爾塔撒的神學美學完全正確合理；不過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需要處理，就是巴爾塔撒的神學美學在三套巨著裏面的位置，神學美學的思想如何與其他兩套作品連貫起來。

² 宋旭紅：《巴爾塔撒神學美學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筆者並不同意西方學術界對《神學美學》的研究專著不多（參頁6），舉一個例子：Walter Kardinal Kasper ed. *Logik der Liebe und Herrlichkeit Gottes. Hans Urs von Balthasar im Gespräch. Festgabe für Kardinal Lehmann zum 70. Geburtstag* (Ostfildern: Matthias-Grünewald Verlag, 2006)。筆者亦不同意尼科爾斯（Aidan Nichols）缺乏對巴爾塔撒思想整體性研究（參頁7），尼科爾斯是英語界研究巴爾塔撒思想的其中一位專家，他有三本著作分別討論巴爾塔撒三大巨著：參Aidan Nichols, *Word Has Been Abroad: A Guide through Balthasar's Aesthetics*, 1998. *No Bloodless Myth: A Guide through Balthasar's Dramatics*, 2000. *Say it is Pentecost: A Guide through Balthasar's Logic*, 2001。筆者認為宋旭紅的《巴爾塔撒神學美學思想研究》在介紹巴爾塔撒神學美學思想方面是清楚的，只是覺得該書2007年出版，所引用關於巴爾塔撒研究的書籍最晚是2002年，未算緊貼最新的研究成果。

巴爾塔撒於1972年與達尼埃盧（Jean Danielou）、呂巴克（Henri de Lubac）、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即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創辦神學期刊 *Communio*。³ 當巴爾塔撒於1933至1937年在里昂（Lyon）修讀神學，認識呂巴克。巴爾塔撒表示呂巴克啟發他對教父學的研究。⁴ 在巴爾塔撒七十歲大壽的時候，呂巴克形容巴爾塔撒神學的特色是三一神學、着重馬利亞的教會論、從聖靈角度讀聖經、神學充滿默觀（*Kontemplative*）向度。⁵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巴爾塔撒百歲壽辰，讚揚巴爾塔撒是一位教會神學家、祈禱神學家。按照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觀點，把巴爾塔撒視為一位教會神學家、祈禱神學家，是相當合理的做法。不過，巴爾塔撒是一位哲學家和神學家，究竟他如何把哲學的關懷融入神學的建構裏面呢？筆者認為有需要把巴爾塔撒視為文化神學家，加上教會神學家、祈禱神學家的身份，更能夠完整地描繪巴爾塔撒的神學特色。

我們需要按照巴爾塔撒思想發展的脈絡來了解他和界定他，才能夠接近他思想發展的原來面貌。巴爾塔撒在臨終前為自己的思想作出總結，他表示自己終其一生集中思考人從哪裏開始理解自己的問題。人作為受限制的本質在被限制的世界存在，其理性是向那不受限制者開放的。巴爾塔撒的理性向無限者開放，順服上帝的帶領，走其在人生的朝聖之路。他描述自己的神學有兩大特點：第一、三套巨著從教父開始到當代神學探索一種時代的神學回應；第二、他的靈修神學。⁶ 筆者認為

³ "Pope Benedict XVI on Fr. Hans Urs von Balthasar," 24.09.2005, <<http://forums.catholic.com/showthread.php?t=79809>> (accessed 12 September 2011).

⁴ Michael Figura, "Das Geheimnis des Übernatürlichen. Hans Urs von Balthasar und Henri de Lubac," in *Die Kunst Gottes verstehen. Hans Urs von Balthasars theologische Provokationen*, ed. Magnus Striet & Jan-Heiner Tück (Freiburg: Herder, 2005), 350.

⁵ Figura, "Das Geheimnis des Übernatürlichen," 352.

⁶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ine letzte Rechenschaft," in *Hans Urs von Balthasar Gestalt und Werk*, ed. Karl Lehmann & Walter Kasper (Köln: Verlag für christliche Literatur Communio, 1989), 12.

值得探討巴爾塔撒如何由對文化神學的關注，引伸至教會神學與靈修神學的建構。本篇文章除引言外，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巴爾塔撒的文化神學，第二部分討論巴爾塔撒教會神學，第三部分討論巴爾塔撒的靈修神學。

二 巴爾塔撒的文化神學

巴爾塔撒喜愛音樂，1987年獲得「莫扎特大獎」（Wolfgang-Amadeus-Mozart Preis）。他回憶童年的鋼琴老師引導他進入音樂世界，欣賞瓦格納（Richard Wagner）、施特勞斯（Johann Strauss）、馬勒（Gustav Mahler）、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舒伯特（Franz Schubert）、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音樂。⁷ 巴爾塔撒童年開始喜愛音樂，參與管弦樂團及歌劇演出，對戲劇並不陌生。⁸ 巴爾塔撒於1925年出版文章〈音樂觀念的發展〉（"Die Entwicklung der musikalischen Idee"）。1924至1928年間在蘇黎世、維也納、柏林修讀大學課程，獲得德國文學博士學位。巴爾塔撒於1929年加入耶穌會；他的知識廣博，上到古希臘哲學及戲劇觀念，下至當代哲學思潮，都非常熟悉，同時他的神學思想卻博大精深，精妙地把哲學與神學結合。

巴爾塔撒的哲學關懷是心靈的課題，他1928年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現代德語文學終末問題的歷史」（"Geschichte des eschatologischen Problems in der modernen deutschen Literatur"），指出由中世紀到十九世紀「觀念論式的終末論」（idealistische Eschatologie，有譯「唯心論式的終末論」）已經走到盡頭，而凱爾克高（Søren Kierkegaard）及

⁷ Peter Henrici, SJ, "Erster Blick auf Hans Urs von Balthasar," in *Hans Urs von Balthasar Gestalt und Werk*, ed. Lehmann & Kasper, 53.

⁸ Henrici, SJ, "Erster Blick auf Hans Urs von Balthasar," 20.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提出一條新的出路。巴爾塔撒對終末論的關注孕育1939年作品〈德意志心靈的天啟文學〉（"Apokalypse der deutschen Seele"）。⁹ 他對菲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諾瓦尼
斯（Novails，真名為Georg Friedrich Freiherr von Hardenberg）、賀德
林（Friedrich Hölderlin）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文
學上的興趣遠超於康德（Immanuel Kant）。他深受海德格爾對存有
(Being) 觀念的影響，在《榮耀》（III1；1,2，英語譯本第四及五三
卷）有海德格爾思想的影子。¹⁰ 不過，巴爾塔撒並不同意海德格爾認為
基督教神學無法談論存有的觀點，《榮耀》四大卷七大冊巨著就是細說
西方思想歷史中對存有默觀的貢獻，基督教對神聖榮耀的嚮往與西方歷
史對存有默觀的類似性。他的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前哲學對存有的默觀，
在聖經中上帝自我啟示的存有，與西方歷史對存有的思考，都連貫起
來，讓基督教神學成為形上學的根基。¹¹

巴爾塔撒於1933年出版關於普日瓦拉（Erich Przywara）形上學的
論文，1940年出版從天主教神學看海德格爾哲學的論文。巴爾塔撒認為
基督徒是現代形上學的守護者，讓人看見耶穌基督臉上的榮耀。¹² 巴爾
塔撒承認受普日瓦拉思想的影響，只是與後期普日瓦拉激進的「否定神
學」（Negative Theologie）劃清界線。¹³ 究竟我們應該從哪裏開始認識
巴爾塔撒的神學思想體系呢？

⁹ Werner Löser, "Prüfen Alles und Behaltet das Gute," 5. Hans Urs von Balthasar Stiftung 24.06.2006, <http://www.balthasar-stiftung.org/images/1_JG_06_Loeser_Pruefen_Alles_20060712.pdf> (accessed 11 October 2011).

¹⁰ Fergus Kerr, "Balthasar and Metaphys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d. Edward T. Oak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5.

¹¹ Kerr, "Balthasar and Metaphysics," 230.

¹² Kerr, "Balthasar and Metaphysics," 224.

¹³ Manfred Lochbrunner, *Hans Urs von Balthasar und seine Philosophenfreunde*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2005), 2.

從文化神學的角度理解巴爾塔撒的神學，把巴爾塔撒的神學美學作為一個切入點，認識巴爾塔撒神學的完整面貌，是合理的做法。巴爾塔撒的著作充分反映他對古典希臘文化的認識，古希臘的美學、戲劇，西方歷史裏的詩歌文學等；不過，文化藝術本身並非巴爾塔撒最終關注的課題。巴爾塔撒最關切的是如何在人類文化中言說上帝。巴爾塔撒言說上帝，卻不被人的言語層次局限，相反由文化層面提升到上帝本身。巴爾塔撒言說上帝，亦不被人的理性局限視野的高度，相反時刻敏銳自己的有限性，對上帝心存敬畏，認真對待上帝的啟示。筆者認為巴爾塔撒的心靈，容讓文化藝術與基督信仰相摩盪，以致文化充滿信仰的活力，同時他建構的基督教神學亦充滿文化藝術的元素。

巴爾塔撒於1961至1987年間完成共十五冊的三大巨著，這三套著作被形容為「三大著作」：《榮耀》、《神劇》與《神律》。不過，巴爾塔撒的神學美學是否就是他思想的全部呢？究竟巴爾塔撒一生關注甚麼問題？他如何開展他的思想？巴爾塔撒的表弟亨里齊（Peter Henrici）主教認為巴爾塔撒由第一本到最後一本著作，都在尋找擺脫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思想的路徑。¹⁴ 黑格爾接受康德的思想，認為純理性無法獲得對上帝的認識，宗教的道德哲學理據只能夠在實踐理性確立，但是這並非證明基督教全部的教義。黑格爾受賀德林（Hölderlin）的影響，從「生活」（Leben）與「愛」（Liebe）描述宗教。黑格爾認為啟蒙運動的哲學把絕對者與有限者分隔，找不到連接點。相反，宗教比哲學更高層次，因為宗教把絕對者與有限者在愛中結連，上帝與人亦在靈裏結連。¹⁵ 黑格爾認為上帝本身是充滿愛的靈性

¹⁴ Michael Schulz, "Die Logik der Liebe und die List der Vernunft. Hans Urs von Balthasar und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in *Logik der Liebe und Herrlichkeit Gottes, Hans Urs von Balthasar im Gespräch. Festgabe für Karl Kardinal Lehmann zum 70. Geburtstag*, ed. Walter Kardinal Kasper (Ostfildern: Matthias-Grünewald-Verlag, 2006), 111.

¹⁵ Schulz, "Die Logik der Liebe und die List der Vernunft," 113.

生活（*Gott in sich ein geisthaftes Leben der Liebe*），上帝透過其創造，從「他者」的經驗，返回自己，藉此獲得自我認識。對黑格爾來說，宗教一方面是絕對的靈的活動，同時是對絕對者的意識（*Bewusstsein*）。巴爾塔撒則強調上帝並不必然需要祂以外的「他者」，所以他強調三一上帝位格的關係。聖子是上帝裏的「他者」，在聖父、聖子、聖靈之間的關係中，完成位格間的愛。¹⁶ 巴爾塔撒強調上帝的愛之外，同時強調上帝「捨己」（*Selbstlosigkeit*）。上帝的「捨己」，促使「他者」能夠參與其中，因此耶穌基督的愛被稱為「上帝虛己的愛」（*die kenotische Liebe Gottes*）。

巴爾塔撒解釋三一上帝三個位格之間的愛與聖子的受苦有密切關係。巴爾塔撒認為上帝就是愛，聖子不單是被動地接受聖父的受愛者（*Geliebter*），同時是一起相愛者（*Mitliebender*）和以愛還愛者（*Rückliebender*）。¹⁷ 順着巴爾塔撒「愛與受苦」的三一神學，我們可以更加明白巴爾塔撒努力建構「榮耀與受苦」的神學美學。巴爾塔撒在神學美學的研究方面，從根本處把「榮耀神學」（*theologia gloriae*）與「十架神學」（*theologia crucis*）的對立消解，強調上帝的榮耀在十字架上彰顯。¹⁸ 對巴爾塔撒來說，約翰福音十二章20至36節是一段關鍵的經文，上帝道成人身，彰顯祂的榮耀，卻不按人間對美的定義，而是展示另一種對美的觀點。¹⁹ 十字架的痛苦彰顯上帝榮耀這觀點十分難理解，是一種吊詭或對揚。

¹⁶ Alfons Wrann, *Hans Urs von Balthasar als katholischer Hegelkritiker*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GmbH, 1999), 12.

¹⁷ Thomas Rudolf Krenski, *Passio caritatis. Trinitarische Passiologie im Werk Hans Urs von Balthasars* (Freiburg: Johannes Verlag Einsiedeln, 1990), 138.

¹⁸ Esther-Maria Wedler, *Splendor caritatis. Einökumenisches Gespräch mit Hans Urs von Balthasar zur Theologie in der Moderne* (Würzburg: Echter Verlag, 2009), 122.

¹⁹ Wedler, *Splendor caritatis*, 125.

筆者認為巴爾塔撒的文化神學與教會神學環環緊扣，從文化藝術層面進入「愛與受苦」的三一神學和「榮耀與受苦」的神學美學的層面。巴爾塔撒並不同意凱爾克高（Søren Kierkegaard）將美學與倫理及宗教領域對立的觀點，反對把基督教解釋為「抽離世界」（*Unweltlich*）、「神魂超拔」（*asketisch*）、及「對立」（*polemisch*）。他認為透過上帝創造的自然界，反映上帝永恆光輝的啟示。²⁰ 巴爾塔撒在神學美學方面貢獻良多，不過神學美學不一定代表他思想的全部。巴爾塔撒致力詮釋上帝臨在世界，上帝的啟示彰顯榮美，發展神學美學。²¹ 筆者認為巴爾塔撒的靈修神學是不容忽視的課題。巴爾塔撒採用聖依納爵靈修方法，進入「神契」（*Mystik*）領域。巴爾塔撒並非提倡「與世隔絕」的默觀方法，相反時刻在行動中默觀（*contemplativus in actione*）。²²

筆者認為若把巴爾塔撒定位為神學美學家，可以開展巴爾塔撒作為文化神學家的形象，可是單單從《榮耀》一套作品認識巴爾塔撒，當然可以深入理解他的神學美學，不過就未必能夠抓住《榮耀》、《神劇》、《神律》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為巴爾塔撒的文化神學與教會神學沒有出現分割或者對立的情況，他的文化神學特別是神學美學正好在他三大套神學巨著裏面。《榮耀》、《神劇》、《神律》其實是基督教教義神學的精華，是巴爾塔撒教會神學的結晶品。所以，筆者認為疏理《榮耀》、《神劇》、《神律》的思想脈絡，正好把巴爾塔撒教會神學的面貌整理出來。

²⁰ Wrann, *Hans Urs von Balthasar als katholischer Hegelkritiker*, 8.

²¹ "Message of His Holiness Benedict XVI for the Centenary of the Birth of Fr.Hans Urs von Balthasar", 06.10.2005,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benedict_xvi/messages/pont-messages/2005/documents/hf_ben-xvi_mes_20051006_von-balthasar_en.html>(accessed 12 September 2011).

²² Peter Henrici, *Hans Urs von Balthasar. Aspekte seiner Sendung* (Freiburg: Johannes Verlag Einsiedeln, 2008), 66.

三 巴爾塔撒的教會神學

1946年巴爾塔撒父親病重離世，他受洗時的教母亦於同年離世，他的朋友普日瓦拉病重，他向修會申請到瑞士探望普日瓦拉。8月巴爾塔撒缺席修會重要慶典，原因是修會不同意承擔1945年由巴爾塔撒朋友施派爾（Adriene von Speyr）創立的約翰會社（*Johannsgemeinschaft*）。1946年道明尼修會會士拉布爾代特（Michael Labourdette）批評呂巴克（Henri de Lubac）與達尼埃盧（Jean Danielou），巴爾塔撒的作品亦涉及其中，結果呂巴克被禁止教學。1947年巴爾塔撒在羅馬表達希望被調到里昂，實現施派爾的異象，可惜不被接受。1948年巴爾塔撒首次表示要離開修會，1950年獲准接納。²³ 巴爾塔撒離開修會後沒有固定收入，惟有四出講學，住在瑞士巴塞爾（Basel）。他沒有正式大學教席，卻激發他於1961至1987年完成三大巨著。

巴爾塔撒於1988年逝世，當年發表一篇文章"*A Résumé of My Thought*"，交代他神學思想的重點。他首先從人的處境思考人存有的課題，人以有限的存有而存在，是偶發的，人的本質亦是有限的。面對人存有的有限性，無限的絕對存有的課題就顯得重要。柏羅丁（Plotinus）將有限的存有視為非存有，只有透過「神魂超拔」的狀態才能夠與「太一」聯合。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則把存有視為兩極間的行動，是「將要完成」（*Becoming*）。巴爾塔撒認為這些觀點無法解釋為甚麼有限的不是無限，換句話來說為甚麼人不是上帝？面對這個問題，神契主義認為人經歷墮落，而解脫方法是由有限的感觀世界回到無限的理性世界。又或者推論無限的上帝需要有限的世界自我實現。

巴爾塔撒如此鋪陳哲學上關於存有的問題，目的是要指出任何哲學思想都不能夠有效回答，若上帝不需要這個世界，為甚麼這個世界存

²³ Henrici, SJ, "Erster Blick auf Hans Urs von Balthasar," 35.

在？巴爾塔撒認為真正的答案在上帝的自我啟示。巴爾塔撒並非把上帝視為抽象的存有，而是理解上帝的存有具體地在其特性與人相遇。上帝的特性是超驗的，是真、善、美的統一。巴爾塔撒的三大巨著之一《榮耀》，其核心觀念就是美（*aesthetique*），究竟如何分辨獨一真實的上帝與偶像，及在眾說紛紜的哲學和神學論述中找到真實的上帝？究竟如何理解上帝在耶穌基督的生命、死亡、復活所顯出的榮耀，及其與世界的榮耀的差別？巴爾塔撒的三大巨著之二《神劇》（*Theodramatik*），其核心觀念就是戲劇（*dramatique*），究竟在耶穌基督裏絕對自由的上帝，如何與人相對的自由產生互動呢？人如何能夠選擇良善呢？最後的勝利是誰呢？巴爾塔撒的三大巨著之三《神律》（*Theologik*），其核心觀念就是邏輯（*theo-logique*），究竟上帝如何令人可以明白祂？當無限的道用人有限的語言表達的時候，為甚麼不會被扭曲呢？²⁴

巴爾塔撒的三大巨著：《榮耀》、《神劇》、《神律》可說是一套神學與哲學對話的作品，巴爾塔撒表明「沒有哲學就沒有神學」（*Ohne Philosophie keine Theologie*）。巴爾塔撒一直探討世界與神聖存有的超驗基礎，《榮耀》就處理世界的「美」（*Schönheit*）與神聖的「榮耀」的對應課題，《神劇》就處理世界有限的自由與神聖無限自由的對應課題，《神律》就處理世界及神聖真理結構的對應課題。²⁵ 巴爾塔撒思考真、善、美的時候，與三一上帝的啟示連在一起。上帝聖父向人啟示真理，上帝聖靈向人啟示愛。在上帝救贖啟示裏，觸及「內蘊三一」的奧祕，那具備超越性的真和愛，透過來自相同源頭的美，形成三一的啟示。²⁶

²⁴ Von Balthasar, "Eine letzte Rechenschaft," 16. 英語譯本參Hans Urs von Balthasar, "A Résumé of My Thought," *Communio* 15:4 (1988): 468-73。

²⁵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Wahrheit der Welt* (Einsiedeln: Johannes Verlag, 1985), VII.

²⁶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Wahrheit der Welt*, XIX.

巴爾塔撒與拉芮（Karl Rahner）同樣是當代著名的天主教神學家，不過兩人卻各自發展自己的神學體系。巴爾塔撒於1966年出版的 *Cordula oder der Ernstfall* 明確地提出對拉芮神學的批評。巴爾塔撒認為拉芮對上帝的愛與鄰舍的愛的理解，完全抽離基督論演繹，假設鄰舍的愛是超越人性的完滿實現。²⁷ 巴爾塔撒順着康德、海德格爾、勒維納（Emmanuel Levinas）的觀點，批評拉芮對「主體性」的了解，忽略了「相互主體性」的層面。同時，拉芮的上帝觀亦缺乏上帝作為「他者」的向度。²⁸ 巴爾塔撒認為拉芮的救贖論欠缺基督教恩戲劇性角度（*der heilsdramatische Aspekt*），在救贖論的建構上只縮減至道成人身（*Inkarnation*）的層面，輕視耶穌基督代罪死亡（*stellvertretendes Sterben*）的重要。因此，巴爾塔撒提出一種與拉芮不一樣的基督論與人論的關係。拉芮認為「基督論是超驗的人類學」（*Christologie als sich selbst transzendierender Anthropologie*），「人類學乃弱化的基督論」（*Anthropologie als defizienter Christologie*）。²⁹ 巴爾塔撒並不願意簡單地從人的「超越性」往超越層面推論，假設人自動與上帝發生關係，相反強調人必須耶穌基督的代罪死亡獲得救恩。因此，他重視上帝在歷史中的啟示，上帝的道。雖然巴爾塔撒是天主教神學家，但是他與基督教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關係密切。

²⁷ Helmut Hoping, "Der Kampf um die Gestalt des Katholischen. Theologische Kritik in den Streitschriften Hans Urs von Balthasars," 3. Hans Urs von Balthasar Stiftung, 17.06.2000, <<http://www.balthasar-stiftung.org>> (accessed 11 October 2011).

²⁸ Declan Marmion, "Rahner and his Critics: Revisiting the Dialogue,"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68 (2003): 197.

²⁹ Hoping, "Der Kampf um die Gestalt des Katholischen," 11.10.2011.

(一) 巴爾塔撒的神學美學

巴爾塔撒的神學美學的核心是上帝的榮耀，他從真（*Verum*）、善（*Bonum*）、美（*Pulchrum*）三種超驗元素建構基督教神學。巴爾塔撒的神學美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導論、第二部分是「主觀證據」（*Die subjective Evidenz*），重點探討神學知識的主觀結構、第三部分是「客觀證據」（*Die objective Evidenz*），重點探討神學知識的客觀對象。巴爾塔撒繼承中世紀超驗理論，強調呈現的現象的美，對應所指向的是實體是真與善的。巴爾塔撒從存有論的角度解釋這個實體，並形容這個存有是「榮耀的存有」（*Die Herrlichkeit des Seins*）。³⁰ 存有的「呈現」（*Erscheinung*）是它「根基」（*Grund*）的「外在化」（*Entäusserung*），存有的根基（*Dasein*）與存有的呈現（*Sosein*）不同，存有指向其本質（*Natur*或*Wesen*）。所以，存有是具備本質的，而本質是以被實現的形式存在。巴爾塔撒把*Dasein*解作存有的根基，而不是此在的存有，目的是要表達存有的根基呈現，就成為存在（*Existentia*），在每一個時刻裏面作為「存有中的」（*Das Seiende*）。存有呈現的特質以外，更根本的是存有的本質（*esse*）。巴爾塔撒根據亞奎那（Thomas Aquinas）本體論的思想建構存有論。³¹ 巴爾塔撒引用亞奎那的觀念描述美，美有它的形式（*forma*或*species*，德語是*Gestalt*），及榮耀（*splendor*或*lumen*，德語*Glanz*）。巴爾塔撒認為美需要形式表達美的物質性，讓人可以看見，榮耀是透過美的形式呈現它的深度（*Tiefe*）及完滿（*Fülle*）。巴爾塔撒將存有的結構與在耶穌基督啟示的形式比較，他認為上帝並非像其他「存有中的」的其中一個。巴爾塔撒與田立克（Paul Tillich）不同的地方是，巴爾塔撒

³⁰ Volker Spangenberg, *Herrlichkeit des Neuen Bundes* (Tübingen: J.C.B.Mohr [Paul Siebeck], 1993), 4.

³¹ Spangenberg, *Herrlichkeit des Neuen Bundes*, 5.

不會稱上帝為「存有的根基」，相反形容上帝的存有與其他存有的分別就是沒有根基。上帝存有沒有「根基」，就沒有「自我外在化」的必要性。巴爾塔撒這樣解釋上帝的存有，目的是強調上帝的自由主權（*freie Souveränität*）。因此，巴爾塔撒需要從一般存有的結構，藉類比（*Analogie*）方法言說上帝。³²

巴爾塔撒在「主觀證據」（*Die subjective Evidenz*）部分，探討引發信仰的亮光與信仰經驗的課題。巴爾塔撒不單關注信仰主體（*fides qua*），同時關注信仰內容（*fides quae*）。信仰本身是一種知識（*Wissen*），這種知識並非建基於人的理解，而是建基於上帝的真理。巴爾塔撒形容信仰知識是一種「看見」（*Schauen*），透過上帝的啟示看見真理。³³ 巴爾塔撒一方面強調從上帝而來的啟示，另一方面重視人對上帝的渴望。巴爾塔撒根據亞歷山太、奧古斯丁、亞奎那的觀點，指出人有一種看見上帝的渴望。人內心那種「內在亮光」（*das innere Licht*）在上帝聖靈的恩賜底下，被這股引發信仰的亮光（*lumen fidei*）啟迪，達到「榮視上帝」（*eine inchoation visionis beatae*）的境界。³⁴ 巴爾塔撒認為引發信仰的亮光導致人進入「美的經驗」（*ästhetische Erfahrung*），體會上帝存有的榮耀。³⁵ 巴爾塔撒強調人能夠領會上帝在世界中的啟示，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參與一切被造存有的整體本質（*ens commune*），基於這個原因人獲得存有及理性的光輝。這種「內在亮光」同時是被動地從其他存有放射出來的，因此，巴爾塔撒的知識論背後，是一種人與萬有「本體共融」存有論。³⁶ 值得注意的是巴爾塔

³² Spangenberg, *Herrlichkeit des Neuen Bundes*, 6.

³³ Spangenberg, *Herrlichkeit des Neuen Bundes*, 8.

³⁴ Spangenberg, *Herrlichkeit des Neuen Bundes*, 9.

³⁵ Spangenberg, *Herrlichkeit des Neuen Bundes*, 10.

³⁶ Steffen Lösel, "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 Balthasar's Negative Theology of Revelation," *Journal of Religion* 82:4 (2002): 591.

撒強調在教會中獲得「宗教經驗」（*Gotteserfahrungen*），更提出「原型宗教經驗」（*archetypische Gotterfahrungen*），由使徒、馬利亞、其他門徒層層構成。巴爾塔撒的意思是使徒、馬利亞既然相信耶穌基督又看見耶穌基督，當日的門徒與今日的我們，在教會中一起分享使徒、馬利亞這種「原型宗教經驗」。³⁷ 巴爾塔撒在「客觀證據」（*Die obekive Evidenz*）部分，強調主觀的宗教經驗對應「客觀證據」。巴爾塔撒並非純粹從「否定神學」進路描述上帝，相反從上帝在耶穌基督的啟示確立神學的客觀證據。³⁸

（二）巴爾塔撒的《神劇》

巴爾塔撒的《神劇》分四卷共五本，第一卷〈導論〉、第二卷分兩本，第一本是〈在上帝裏的人〉，第二本是〈在基督裏的眾位格〉、第三卷處理〈終末論與救贖論的關係〉、第四卷處理〈終末論與三一論的關係〉。巴爾塔撒表示在《榮耀》一套作品裏，已經開始《神劇》的前奏。巴爾塔撒在《神劇》裏，首先從人類學入手，藉着演員乃觀眾行動轉變的代表（*Stellvertreter*）的觀念，指出演員扮演一個角色，好比道成人身的現時臨在。這個演員就活在「生活真實」（*Lebensrealität*）和「美學真實」（*ästhetische Realität*）之間。巴爾塔撒認為演員是兩種存有及真理層面的相遇點，演員與觀眾本來活在同一個真實，不過演員卻展示一種理想（*Idealität*）。³⁹ 巴爾塔撒順着其具備開放性及超越性的人觀，進入「宗教經驗」的領域，巴爾塔撒強調「宗教經驗」並非以被觀照的為對象，而是在世界中的行動。

³⁷ Spangenberg, *Herrlichkeit des Neuen Bundes*, 12.

³⁸ Spangenberg, *Herrlichkeit des Neuen Bundes*, 18.

³⁹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Proleomena* (Einsiedeln: Johannes Verlag, 1973, 2009), 241.

《榮耀》表達的美學是神的顯現（*Theo-phanie*），《神劇》表達的劇是神的行動（*Theo-praxie*），《神律》表達的邏輯是神的邏輯（*Theo-logie*）。《榮耀》裏的第III/2上冊《舊約》及第III/2下冊《新約》正是把「啟示的戲劇」（*Offenbarungsdrama*）表達出來。⁴⁰ 對巴爾塔撒來說，人不單觀看上帝的榮美，同時是上帝的劇中一起演出。⁴¹ 巴爾塔撒認為神學有兩方面特質：第一是默觀性（*contemplative*）；第二方面是護教性（*apologetisch*）、批判性（*kritisches*）、在對話（*Dialog*）中有需要時顯出對立性（*polemisch*）。⁴² 這些表面上無法統一的元素在耶穌基督的教會中獲得整合。巴爾塔撒在《神劇》中引用「自然與恩典辯證」（*Dialektik zwischen Natur und Gnade*）的觀念，形容被造的人在世上參與一場「神人間的戲劇」（*eine zwischen-gott-menschliche Dramatik*）。被造的人獲得自由並且具備自然而來認識生命源頭——上帝的能力，⁴³ 巴爾塔撒從人類學入手，探討啟示的課題和上帝在世界中的戲劇的課題。⁴⁴ 在戲劇觀念背後，「關於存在的自然戲劇」（*die natürliche Dramatik der Existenz*）在「耶穌基督的上帝與人之間的戲劇」（*die übernatürliche Dramatik zwischen dem Gott Jesu Christi und der Menschheit*）裏面獲得完成。⁴⁵

對巴爾塔撒來說，上帝在世上的啟示的核心是耶穌基督，因此整套《神劇》涉及宇宙及人類的起源與終末。⁴⁶ 巴爾塔撒在處理基督論關

⁴⁰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Proleomena*, 15.

⁴¹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Proleomena*, 18.

⁴²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Proleomena*, 114.

⁴³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Proleomena*, 116.

⁴⁴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Proleomena*, 117.

⁴⁵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Proleomena*, 118.

⁴⁶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I.Die Personen des Spiels.TeilII. Der Mensch in Gott* (Einsiedeln: Johannes Verlag, 1976), 136.

於「位格」課題的時候，就進入三一論的領域。⁴⁷ 巴爾塔撒在《神劇》中，指出希臘神話戲劇缺乏宗教的根，沒有觸及上帝；至於基督教後的哲學戲劇則將上帝視為遙不可及的他者。⁴⁸ 巴爾塔撒認為上帝並非神話式的(*mythisch*)那種不斷改變的(*veränderlich*)，也不是哲學上不能改變的(*unveränderlich*)。巴爾塔撒提出存有的戲劇特性，探討上帝在世上的啟示。⁴⁹ 這位不改變的上帝與被造者建立關係，發展出三一上帝與世界的關係。⁵⁰ 巴爾塔撒認為一位純粹超越的上帝只是抽象負面的奧祕，一位既超越又內在的上帝才是具體和正面的奧祕。⁵¹ 對巴爾塔撒來說，基督論在世界與上帝疏離的處境下，朝向救贖論的建構。巴爾塔撒認為上帝與世界的戲劇性關係，不能以基督論作為上帝啟示的終點。巴爾塔撒清楚表明人類學作為神學的起點，透過基督論及救贖論的演繹，進入終末論部分，必須以「上帝為中心的終末論」(*theozentrische Eschatologie*)總結。⁵² 這種以「上帝為中心的終末論」就是三一神學，不單關注上帝內蘊三一的聖父、聖子及聖靈的關係，更關注世界與三一上帝的關係。

⁴⁷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I.Die Personen des Spiels.Teil2. Die Personen in Christus*, 464.

⁴⁸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I.Die Personen des Spiels.TeilI. Der Mensch in Gott*, 170.

⁴⁹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I.Die Personen des Spiels.TeilI. Der Mensch in Gott*, 118.

⁵⁰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I.Die Personen des Spiels.Teil2. Die Personen in Christus*, 479.

⁵¹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I.Die Personen des Spiels.Teil2. Die Personen in Christus*, 485.

⁵²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o-Dramatik.IV.Das Endspiels* (Einsiedeln: Johannes Verlag, 1983), 48.

(三) 巴爾塔撒的《神律》

巴爾塔撒的《神律》分三冊：第一冊是〈世界的真理〉（*Wahrheit der Welt*）、第二冊是〈上帝的真理〉（*Wahrheit Gottes*）、第三冊是〈真理的聖靈〉（*Der Geist der Wahrheit*）。巴爾塔撒既是一位神學家，亦是一位哲學家。巴爾塔撒提出一個神學語言的基本問題，究竟世界的道能否承載神話的聖道？⁵³ 基督論是核心的部分，關鍵的問題是神聖無限的真理如何能夠翻譯成被造及有限的觀念，而不會令上帝神聖的特性損失呢？這個問題引伸出一個神觀的問題，究竟作為自己的上帝，如何作為世界的上帝被理解（*Kann Gott sich als Gott der Welt verständlich machen*）？⁵⁴ 縱使上帝神聖的道能夠按人的邏輯被翻譯，還有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就是人如何能夠明白？⁵⁵

巴爾塔撒認為人不單追尋真理、實踐真理，同時思考、言說及建構真理的論述。巴爾塔撒重視理性，卻不會把理性置於信仰之上，理性的功能是認識真理，理性是辨別的理性（*erkennende Vernunft*）。理性往往關注事實的問題（*Tatsachenfrage*）或者存在的問題（*Existenzfrage*），卻很少直接關注本質問題（*Wesensfrage*）。巴爾塔撒肯定人有辨別真理的「既有知識」（*Vorwissen*），他正是努力印證人存有超驗的特質乃人認識真理普遍性的原因。⁵⁶ 從另一個角度描述，巴爾塔撒認為真知識是接受性的（*receptive*），人認識真理就是接受從上帝而來的啟示。人認識真理，是真理的源頭——上帝自由地分享

⁵³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Wahrheit der Welt* (Einsiedeln: Johannes Verlag, 1985), VIII.

⁵⁴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Wahrheit der Welt*, XVII.

⁵⁵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Wahrheit der Welt*, XVIII.

⁵⁶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Wahrheit der Welt*, 11.

自己，讓祂成為知識的對象。⁵⁷ 巴爾塔撒反對抽象地認識真理，相反強調真理進入人間。真理的最終根據在於上帝，上帝是開始亦是終結（*principium et finis*）。這是第一冊〈世界的真理〉的重點，亦是從哲學進路討論真理的部分。第二冊〈上帝的真理〉的重點是從上帝啟示的角度建構上帝是一切世界真理的最終形式。⁵⁸ 巴爾塔撒根據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論述真理與榮耀都是從聖父的兒子耶穌基督所顯現出來。同時，榮耀、真理（*Aletheia*）與恩典（*Charis*）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巴爾塔撒運用約翰的神學指出上帝就是愛（約翰壹書四章八節），而愛（*Liebe*）與恩典和良善（*Güte*）互通，所以真理就是榮耀和良善。⁵⁹ 巴爾塔撒根據歌羅西書二章九節「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形容真理是豐盛（*Fülle, pleroma*）的。上帝本性的豐盛指聖子耶穌與聖父和聖靈的關係，在耶穌基督的歷史與人生，啟示三一上帝的奧祕。⁶⁰

四 巴爾塔撒的靈修神學

巴爾塔撒的三大巨著：《榮耀》、《神劇》、《神律》的關係可以用美、善、真來分類。《榮耀》探討美（*pulchrum*），《神劇》探討善（*bonum*），《神律》探討真（*verum*）。此外，巴爾塔撒的三大巨著亦可以用聖依納爵（St. Ignatius）的「神操」理念來解釋。「神操」是由默觀到行動（From Contemplation to action）的過程，《榮耀》是

⁵⁷ Aidan Nichols, "The theo-logic,"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d. Oakes, 161.

⁵⁸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 Wahrheit der Welt*, 20.

⁵⁹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 Wahrheit der Welt*, 16.

⁶⁰ Von Balthasar, *Theologik.I. Wahrheit der Welt*, 20.

神學美學，默觀上帝美的自我啟示，《神劇》是上帝在人間的行動，《神律》是基督徒存在的生活規律與邏輯。⁶¹ 若我們用聖依納爵的「神操」理念「由默觀到行動」的過程來解釋巴爾塔撒的三大巨著的思想，我們必然觸及靈修神學的領域。康德把信仰與理性分割，同時忽略美的向度。不過，巴爾塔撒恢復康德忽略的「美的認知」（aesthetic cognition）。⁶² 巴爾塔撒認為神學並非純粹理性的言說，還有從心靈向上帝發出的頌讚（Doxologie），因此教會的崇拜禮儀（Liturgie）是對上帝榮耀的回應。巴爾塔撒提醒人重視教會的崇拜禮儀外，亦提醒人注重藝術（Kunst）。⁶³ 巴爾塔撒於1957年出版 *Das Betrachtende Gebet*，討論關於祈禱的課題。巴爾塔撒認為人被創造的目的是與上帝和諧，在基督裏獲得完滿，核心就是看見與聽見上帝。人性的被造有聆聽上帝的道的需要與渴求。「默觀祈禱」（Contemplative prayer）就是一種聆聽上帝的道及看見上帝的祈禱。⁶⁴ 人要實現自己，必須成為真正的自己，「默觀祈禱」幫助人按照上帝對人的旨意祈禱。⁶⁵ 巴爾塔撒於1977年出版 *Christlicher Stand*，探討基督徒如何發現自己的人生使命。在一個被罪惡結構扭曲及充滿破碎的世界，人並不容易聆聽上帝的聲音，亦不容易辨別自己的人生使命。巴爾塔撒認為當人認識上帝的愛是個人存有最深層的根基的時候，人就獲得生命轉化的希望和動力。⁶⁶

⁶¹ Ben Quash, "The Theo-drama"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d. Oakes, 143.

⁶² Oliver Davies, "The The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d. Oakes, 135.

⁶³ Hans Urs von Balthasar, *Herrlichkeit. Eine Theologische Ästhetik. Band II, 2. Theologie. Teil I Alter Bund* (Einsiedeln: Johannes Verlag, 1967), 25.

⁶⁴ Victoria S. Harrison, "Homo Orans: Von Balthasar's Christocentric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Heythrop Journal* 40 (1999): 284.

⁶⁵ Harrison, "Homo Orans," 283.

⁶⁶ Mark A. McIntosh, "Christolog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d. Oakes, 28.

1973年當巴爾塔撒寫《神劇》的時候，病情十分嚴重，經歷生死關頭。對他來說，人生有如一場戲劇，正面與否面因素互相交錯，產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巴爾塔撒在寫作《榮耀》的時候發病，他在病患裏面思考上帝的榮耀。他不是要把所有教義套進一個複雜的思想體系裏面，而是思考這位三一上帝如何在人間彰顯愛，人可以有甚麼終末的盼望。⁶⁷ 筆者覺得細讀巴爾塔撒的生平與神學思想，自然產生一種令人敬佩的情懷。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極需要淨化心靈的力量，專注於對真理的追尋。巴爾塔撒藉着基督信仰提升心靈修養，信仰並非單單理性上同意上帝觀念可以存在，而是投身那被差遣的基督的存在形式裏面，體驗順服的意義與被差遣的本質。⁶⁸ 雖然巴爾塔撒離開修會，但是羅馬天主教仍然十分肯定他的神學貢獻。時任樞機主教的拉青格讚揚巴爾塔撒有從祈禱而來的順服及謙卑的愛。當拉青格談到巴爾塔撒離開修會的時候，形容巴爾塔撒經歷「在教會中上帝的缺席」(*die Abwesenheit Gottes inmitten der Kirche*)，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跌進多元主義真理觀的陷阱，相反透過貴格利（Gregor von Nyssa）的思想在沙漠中尋找泉源。拉青格稱巴爾塔撒他熱愛音樂及文學，後來領受聖秩，一生都活出聖依納爵順服的精神，沒有按個人意願行事，而是經常讓內心更加單純。⁶⁹ 拉青格表示時任教宗對巴爾塔撒作出高度評價，形容他為信仰的真正教師。⁷⁰

⁶⁷ Henrici,SJ, "Erster Blick auf Hans Urs von Balthasar," 50.

⁶⁸ John O'Donnell,SJ, "Alles Sein ist Liebe.Eine Skizze der Theologie Hans Urs von Balthasars," in *Hans Urs von Balthasar Gestalt und Werk*, ed. Karl Lehmann & Walter Kasper (Köln: Verlag für christliche Literatur Communio, 1989), 275.

⁶⁹ Joseph Kardinal Ratzinger, "Ein Mann der Kirche in der Welt," in *Hans Urs von Balthasar Gestalt und Werk*, ed. Lehmann & Kasper, 351.

⁷⁰ Ratzinger, "Ein Mann der Kirche in der Welt," 353.

巴爾塔撒面對世俗化與後基督教的趨勢，並非跟着風潮趕上多元主義真理觀，相反他反思德意志文化心靈的傳統，嘗試在傳統中找到回應時代挑戰的出路。對巴爾塔撒來說，中世紀的德意志文化至十七世紀仍然是相當基督化的，十八世紀開始德意志文化與基督教的根疏遠。⁷¹巴爾塔撒回到德意志文化與基督教教父傳統尋找答案。自從巴爾塔撒離開修會後，他更深刻體會如何在世界中生活。他四處演講維持生計，身體狀況變差。1967年他的好友施派爾離世，對他來說失去一個支持他的朋友。筆者覺得學者最重要的是氣節風骨，「不為五斗米折腰」。巴爾塔撒作為一個神學家，忠於信仰亦忠於教會，更忠於自己良知所領會的上帝召命。他對上帝的絕對信任讓他可以走出人生「安舒區」，放下名譽、權力的追求，做回他「自己」。雖然巴爾塔撒在瑞士巴塞爾難以獲得學術發展空間，但是德國的杜賓根、波昂等地區，卻有不少人喜歡聽他的演講。巴爾塔撒於1958年帶病開始神學與美學對話的研究，1961至1969年出版《榮耀》一套叢書。巴爾塔撒於1973至1983年用十年時間完成《神劇》，1985至1987年完成《神律》，成為一代神學大師。

巴爾塔撒的經歷對漢語基督教研究學者來說是一個典範。在這個崇尚自然科學研究的時代，人文學科不一定獲得豐富的資源，基督教研究更不是吸引本科生的學科。學者投身基督教研究根本上是回應內心的呼喚，不過興趣與現實生活往往有遙遠的距離。巴爾塔撒的神學及他的人生際遇，都有淨化人心的作用，讓學者可以單純地進行學術研究，探討重要時代課題。巴爾塔撒強調三一上帝的愛，上帝聖父無私地賜下聖子予世人，聖子以順服接受聖父的愛，並道成人身，讓人學習愛。筆者希望巴爾塔撒的神學能夠成為提升人心靈的知識，讓人在物質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崇高的願望，提升人心靈的修養。

⁷¹ Alois M. Haas, "Christianisierung alles Geistigen. Hans Urs von Balthasar's stillle Provokation," in *Die Kunst Gottes verstehen. Hans Urs von Balthasar's theologische Provokationen*, ed. Magnus Striet & Jan-Heiner Tück (Freiburg: Herder, 2005), 10.

巴爾塔撒認為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目的（*telos*），人生活的目的是完成上帝的旨意，就是在性格上愈來愈像耶穌基督，並且活出聖潔生命的素質。活出聖潔生命的素質其實是實踐「天命」，履行上帝的旨意。巴爾塔撒認為人具備開放性，所以世上沒有任何人或者事物能夠滿足人内心深層的需要。⁷² 巴爾塔撒嚮往人生邁向完美、聖潔，用心理學概念來說是「整合」（*integration*），當人開放自己讓上帝進入他的生命裏，就可以經驗這種「整合」的人生。⁷³ 相對於「整合」的人生就是破碎的人生，巴爾塔撒於1963年曾經發表一篇文章〈在片斷中的整全〉（"Das Ganze im Fragment : Aspekte der Geschichtstheologie"），反映他運用聖依納爵的觀念，描述人生是一個朝聖的旅程。聖依納爵曾經患上嚴重疾病，生命危在旦夕，他看透世界的虛幻，在閱讀關於耶穌基督的書籍的時候，深深被觸動，內心充滿對神聖的嚮往。⁷⁴ 聖依納爵對神聖的嚮往，源於他經歷人性的破碎。聖依納爵深刻地描述人失去了自由，陷於罪的勢力裏面，罪有宇宙、歷史、社會層面，所以人是被俘虜、被囚禁。⁷⁵ 雖然聖依納爵強調人被罪惡勢力控制，但是他同時強調人的開放性。聖依納爵並非孤立地談人的開放性，而是在上帝救贖恩典底下建構人的開放性。聖依納爵認為上帝透過兩種方式運作拯救行動：第一是透過耶穌基督在歷史中及教會傳遞救恩，第二是透過人裏面的靈。⁷⁶ 聖依納爵認為人被創造是為了讚美、敬拜和服侍上帝。不過

⁷² Victoria S. Harrison, "Personal 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von Balthasar's Phenomenology of Human Holiness," *Heythrop Journal* 40 (1999): 431.

⁷³ Harrison, "Personal 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432.

⁷⁴ Erhard Kunz, "The Divided Self, the Encounter with Christ, and the Journey of Commitment: Ignatius, Von Balthasar, and the Human," *The Way* 44:4 (2005): 131.

⁷⁵ Kunz, "The Divided Self, the Encounter with Christ, and the Journey of Commitment," 137.

⁷⁶ Kunz, "The Divided Self, the Encounter with Christ, and the Journey of Commitment," 140.

上帝並非把人視為奴隸，相反讓人經歷愛，然後從內心發出對上帝的感謝。⁷⁷ 值得注意的是聖依納爵對教會的重視，影響巴爾塔撒的神學。巴爾塔撒認為三一上帝的愛在耶穌基督的榮耀中放射出來，改變整個人類和世界。因此，人類和世界充滿希望，這種希望並非回到原始的理想狀態，而是將教會這個新人類羣體與世界與三一上帝愛的光輝連結起來。⁷⁸ 所以，巴爾塔撒的靈修神學並非個人主義式的心靈提升，而是個人在教會羣體裏面的心靈重建。每一個「個人」都透過心靈重建與「他者」建立關係。筆者認為若把巴爾塔撒的神學縮減成為哲學，把他靈修神學中對教會的重視縮減為個人的心靈提升，將會扭曲巴爾塔撒神學的原意。

巴爾塔撒保留神契神學的精神，強調信徒在屬靈意義上與基督同死同復活，這種精神不是停留在自我中心式的心靈滿足上，而是成為對他人的愛。巴爾塔撒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相類似的才可以認識相類似的」，推論耶穌基督不單是上帝啟示的形式，同時放射出啟示的亮光，幫助人進入信仰。巴爾塔撒承繼天主教神學的精粹「恩典不會摧毀自然，相反成就自然」(*Gratia non destruit, sed supponit et perfecit naturam*)，強調人的理性發現上帝啟示的形式。巴爾塔撒一方面肯定人類理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卻不會將信仰縮減成為理性活動。人的理性只能夠認識上帝啟示的痕跡，及其中的部分。人需要在與耶穌基督相遇的時候，開放自己由理性進入信仰。人可以選擇接受聖靈推動自己進入信仰，或是封閉自己拒絕信仰。⁷⁹ 巴爾塔撒認為信仰的光輝不單拆毀

⁷⁷ Kunz, "The Divided Self, the Encounter with Christ, and the Journey of Commitment," 137.

⁷⁸ Celia Deane-Drummond, "The Breadth of Glory: A Trinitarian Eschatology for the Earth through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Hans Urs von Balthas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Theology* 12:1 (2010): 52.

⁷⁹ Steffen Lösel, "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 Balthasar's Negative Theology of Revelation," *Journal of Religion* 82:4 (2002): 598.

人類思想的主觀堡壘，而是藉着新的啟示形式——耶穌基督，與人類相遇，讓人獲得新的自我了解和主體性。⁸⁰

巴爾塔撒形容耶穌基督不單為了順服上帝而進入世界讓人聆聽上帝的呼召，同時代表人類作為對上帝呼召的回應者，具備真實的位格，成為一個上帝創造計劃中的人。因此，人應該參與上帝的道所引伸的召命和使命。⁸¹ 筆者認為人類心靈修養的提升，需要參與及投入上帝的旨意及生命中。⁸² 對耶穌時代的羅馬帝國來說，十字架是一種刑罰的記號，但是它卻成為上帝真實臨在象徵，讓人類明白上帝超越存有的真實、良善、榮耀的特質。⁸³ 究竟耶穌基督的榮耀如何在十字架上彰顯呢？耶穌基督的榮耀可以分三方面表述：第一方面在祂服事上的榮美，第二方面在祂受苦上的榮美，第三方面在祂復活上的榮美。⁸⁴ 巴爾塔撒認為人生是一場充滿邪惡與恩典結合的戲劇，透過耶穌基督人生充滿頌讚（*doxa*）。⁸⁵ 若把巴爾塔撒的三大巨著，由它的思想系統轉化到人生，美學指向默觀，倫理學指向行動，邏輯學指向理性。⁸⁶ 巴爾塔撒

⁸⁰ Aidan Nichols, "Von Balthasar's Aim in his Theological Aesthetics," *Heythrop Journal* 40 (1999): 414.

⁸¹ McIntosh, "Christology," 26.

⁸² Rowan Williams, "Balthasar and the Trinit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d. Oakes, 38. 威廉斯（Rowan Williams）認為上帝的自由不應建基於上帝旨意中抽象的自主觀念，而應該是上帝的生命本身。筆者同意上帝自由的觀念不應抽象地建構，但是反對上帝旨意中抽象的自主觀念並不等於反對上帝旨意觀念本身。所以，筆者認為威廉斯對上帝觀的描述值得商榷。筆者借用上帝旨意與上帝的生命本身兩個觀念，用於心靈修養提升的討論，採取一個正面綜合的路線。

⁸³ Stephen Fields, "The Beauty of the Ugly: Balthasar, the Crucifixion, Analogy and G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Theology* 9:2 (2007): 174.

⁸⁴ Gerald O'Collins, "The Beauty of Christ," *The Way* 44:4 (2005): 7-20. 筆者從這篇文章獲得這些觀念。

⁸⁵ Thomas F. O'Meara, OP, "Of Art and Theology: Hans Urs von Balthasar's System," *Theological Studies* 42:2 (1981): 276.

⁸⁶ O'Meara, OP, "Of Art and Theology," 273.

的神學指向一種實踐愛的生活。巴爾塔撒擺脫康德的思想框框，回到古典對存有的理論，認為存有具備內在光榮的吸引力，能夠照亮人生（luminosity）。⁸⁷ 因此，存有的超驗性包括真、善、美的照亮特性。巴爾塔撒同意海德格爾對存有的重視，卻不同意探討存有的時候只注意存有概念本身。巴爾塔撒認為存有在具體的個人——耶穌基督存在，所以存有論的研究應該集中於耶穌基督身上。巴爾塔撒認為海德格爾的存有在默觀無限的存有的時候會消失，而基於三一上帝的愛的默觀無限存有的時候，這種被永恆吞噬的恐懼可以放開。⁸⁸

巴爾塔撒認為人與鄰舍的相遇中發現上帝的愛，人與人之間有一種對話性（dialogische）的團契，人類基於上帝創造的緣故有溝通對話的可能，不過上帝與世界之間沒有這種關係，因為世界沒有必然存在的原因，上帝只是基於自由創造世界。巴爾塔撒認為上帝藉着道創造世界，亦賜給人類理性明白上帝的真理。巴爾塔撒指出真理並非在人與上帝對話的層次產生，而是首先在上帝的榮耀產生。⁸⁹ 這種榮耀是無法言說的（wortlose Herrlichkeit），受造者經驗人的極限（Grenze）與終結（Endlichkeit）。當人對上帝充滿敬畏的時候，上帝的道就透過人能夠明白的言語產生對話作用，讓人明白能夠理解真理，並非因為人的聰明，而是上帝的恩典。⁹⁰ 巴爾塔撒提醒人無法從人的理性認識這位神聖的上帝，相反要虛心觀看上帝的榮耀。上帝的榮耀充滿神聖，與人相遇的時候會令人發現自己缺乏神聖，內心產生極度的不

⁸⁷ Davies, "The Theological Aesthetics," 134.

⁸⁸ Davies, "The Theological Aesthetics," 138.

⁸⁹ Von Balthasar, *Herrlichkeit. Eine Theologische Ästhetik. BandII, 2.Theologie. TeilI Alter Bund*, 13.

⁹⁰ Von Balthasar, *Herrlichkeit. Eine Theologische Ästhetik. BandII, 2.Theologie. TeilI Alter Bund*, 14.

安，因此，上帝的榮耀帶來一種令人不安的美學默觀（*keine ruhende ästhetische Kontemplation*）。⁹¹ 巴爾塔撒不是單向地描述人的開放性或者超越性：他強調人經驗神聖與塵世的差異，有些差異更加具備對立性（*Widerspruch*），例如光明與黑暗、神聖與罪惡，這些對立必須透過「神劇」消解，帶來人類和世界與上帝的復和。⁹²

巴爾塔撒的思考歷程對漢語神學研究有很多啟迪，除了為漢語神學提供更多思想資源外，更重要是示範如何由文化神學的關懷，開展教會神學的研究，把兩個好像分割的領域接合起來。巴爾塔撒的教會神學絕對不是毫無思考地維護羅馬教廷的神學，而是嚴肅地思考神學與人的心靈修養提升的神學。所以，巴爾塔撒能夠成為神學一代宗師，是實至名歸的。



⁹¹ Von Balthasar, *Herrlichkeit. Eine Theologische Ästhetik. BandII, 2.Theologie. TeilII Alter Bund*, 15.

⁹² Von Balthasar, *Herrlichkeit. Eine Theologische Ästhetik. BandII, 2.Theologie. TeilII Alter Bund*, 18.

摘要

筆者認為需要把巴爾塔撒視為文化神學家，加上教會神學家、祈禱神學家的身分，更能夠完整地描繪巴爾塔撒的神學特色。本篇文章除引言外，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巴爾塔撒的文化神學，第二部分巴爾塔撒教會神學，第三部分巴爾塔撒的靈修神學。筆者認為巴爾塔撒的文化神學與教會神學環環緊扣，從文化藝術層面進入「愛與受苦」的三一神學和「榮耀與受苦」的神學美學的層面。筆者認為疏理《榮耀》、《神劇》、《神律》的思想脈絡，正好把巴爾塔撒教會神學的面貌整理出來。人要實現自己，必須成為真正的自己，巴爾塔撒認為人被創造的目的是與上帝和諧，人要追尋看見與聽見上帝。「默觀祈禱」正好幫助人按照上帝對人的旨意祈禱，在基督裏獲得完滿。

ABSTRACT

This author thinks that if we take Hans Urs von Balthasar as Cultural theologian, Church theologian and Prayer theologian, we could thoroughly understand his theology. This paper is consisted of three parts except introduction, the first part is the Theology of Culture of Balthasar, the second part is the Church Theology of Balthasar, and the third part is the Spiritual Theology of Balthasar. This author thinks that Balthasar links the Theology of Culture and Church Theology together, from the artistic culture dimension into the "Love and suffering" Trinitarian God and the "Glory and Suffering" Theological Aesthetics. This author will clarify the logical sequence of *Glory of God, Theodrama and Theologic*, in order to bring out the Church Theology dimension. The actualization of human is to be an authentic self; Balthasar thinks that the purpose of human creation is to be in harmony with God, so we should seek to see and listen to God. "Contemplative prayer" helps us praying according to God's will and have fulfillment in Christ.